

# 检察官 雾岛三郎

高木彬光 著  
施元辉 译



高木彬光  
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  
日本推理文坛五虎之一

60多部  
★ 推理 ★  
小说作品

笔下的名侦探神津恭介  
为日本三大名侦探之一

年轻的检察官雾岛三郎历经艰险，  
几经生死，终于拨开迷雾，使案情真相大白



# 检察官雾岛三郎

高木彬光◎著 施元辉◎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检察官雾岛三郎/(日)高木彬光著;施元辉译.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2019.7  
ISBN 978-7-5550-1895-7

I. ①零… II. ①高…②施…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00678 号

### 检察官雾岛三郎

---

(日)高木彬光 著 施元辉 译

责任编辑 何 莉

出版发行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 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 编 350008

厂 址 福州市金山工业区浦上标准厂房 B 区 42 幢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2.75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1895-7

定 价 39.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第一章	检察官的约会 .....	1
第二章	不祥的使者 .....	11
第三章	杀人和麻药 .....	20
第四章	最坏的事态 .....	29
第五章	检察官的烦恼 .....	38
第六章	检察官一体制 .....	47
第七章	等待,然后才 .....	56
第八章	搜查第一步 .....	65
第九章	到检察厅去见面 .....	74
第十章	检察官和私立侦探 .....	84
第十一章	一只夜蝴蝶 .....	93
第十二章	假设逃亡 .....	103
第十三章	第二具尸体 .....	111
第十四章	疑案的发展 .....	120
第十五章	暴力的背后 .....	129
第十六章	咒语 .....	139
第十七章	鸿沟 .....	148
第十八章	金钱之谜 .....	157

第十九章 凶器 .....	166
第二十章 失去的机会 .....	175
第二十一章 两人的孤独 .....	185
第二十二章 外行人的猜想 .....	195
第二十三章 来访之女 .....	204
第二十四章 死里逃生 .....	213
第二十五章 活着的证据 .....	222
第二十六章 错乱 .....	231
第二十七章 漩涡 .....	240
第二十八章 检察官西飞 .....	249
第二十九章 像父亲的人 .....	258
第三十章 又一求爱者 .....	267
第三十一章 堕落的女人 .....	276
第三十二章 检察官与娼妇 .....	286
第三十三章 局面的扭转 .....	295
第三十四章 善意的背叛 .....	305
第三十五章 询问 .....	314
第三十六章 倾吐 .....	323
第三十七章 恭子失踪 .....	332
第三十八章 第三次杀人 .....	341
第三十九章 两条道路 .....	350
第四十章 奇特的男人 .....	359
第四十一章 所谓奇迹 .....	368
第四十二章 夜港的事件 .....	377
第四十三章 真相 .....	386

## 第一章 检察官的约会

这是公审部检察官最为苦恼的时刻。

雾岛三郎在即将说出最后那句话的时候，慌张地向整个法庭扫了一眼。

他担心人家会不会把他看作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却又在装腔作势呢？这么一想，那最后一句话，不知怎的竟然牢牢地卡在喉咙里，使他一时发不出声来。

穿着黑色法衣的审判官们正襟危坐，神情比平时愈发严肃。对面坐着的大月律师，闭目养神，似乎在做什么祈祷。被告人山本浩二坐在他的紧前面，耷拉着脑袋，肩头微微颤抖。尽管山本清楚他的结局将会如何，但现在检察官最后要说出的这一刑罚，也会恰似一把尖刀猛地捅进他的胸膛的！

雾岛三郎稍停了一会儿，望了望旁听席的一角。

龙田恭子端正的布娃娃似的俏脸，泛起了红晕。她是律师的女儿，但旁听公审，这还是第一次。她陶醉在兴奋的感情中，睁得大大的一双眼睛，闪烁着炽烈的光辉。

——鼓起勇气呀！

三郎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这样的鼓励。恭子无忧无虑的神

情和坐在最后的被告妻子的那张苍白憔悴的面孔，一双含满泪水的眼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在，雾岛三郎的嗓子终于显得畅快了，于是他又一次瞪着被告，说出最后一句话：

“为此，本官请求对该被告处以死刑！”

人影稀疏的旁听席上，悄悄地骚动了一下。被告人的两肩痉挛似地抽动着。由于这一刑罚早已在审判官们和律师的意料之中，所以他们不露声色，无动于衷。

雾岛三郎慢吞吞地坐到椅子上，再一次望着旁听席。

恭子的眼睛更加美丽而妩媚。

——对，你说得好极了！

她一定在这样喃喃细语哩！瞧，那薄薄的嘴唇还挂着微笑呢！

坐在她旁边的被告妻子静枝，用书捂着脸，极力控制着自己，惟恐失声恸哭。

——我是没有办法的呀！无论谁当检察官，对于这样的罪犯都会要求判死刑的。他们都不得不这样办呀！我并不是为了给恭子听才这样装腔作势地说呀！

三郎心中说道。这时立花庭长习惯地轻轻晃着满头白发宣布：“下一次，即十月十七日，由辩护律师作最后一次辩护。今天的审判，到此结束。”

“起立！”

审判官、律师、检察官、书记、旁听人一下子全都站起来。只有被告人失魂落魄地用胳膊支撑着，好不容易地才站了起来。

审判官们和庭长走在前面。当他们从正面后门出去时，被告人的双手被戴上了手铐。这时，他才第一次抬起头来，望着检察官的席位。他那发狂的眼神，好像蕴含着几分懊悔，但却

掺夹着一缕诅咒似的奇异而微妙的光。

雾岛三郎避开了他的目光，着手整理桌上的文件。

被告山本浩二今年三十岁，和雾岛年纪相同。他在练马区开办了一个房地产小交易所。因为迷上了竞轮<sup>①</sup>和赛马，又跟池袋酒吧间的女人发生了关系，弄得手头拮据，只好向高利贷者田村源造借了二百万日元。当田村逼他还债时，他就毒死田村，偷走借据，把尸体埋在自家院子里，装作若无其事。

这是一桩报纸第三版经常登载的那种司空见惯的谋杀案件。

“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干出这样的事，真是追悔莫及呀！”

对于这套在法庭上不知听过多少次的话，人们是不会为之所动的。三郎反复思索：自己能否既作为一名检察官，又作为一个普通人那样，从这套千篇一律的话里，去揣测说话人内心的真实思想呢？

但这毕竟是自己五年检察官生活中第一次提出对罪犯判处死刑。尽管犯罪动机只是由于微不足道的些许财物，罪犯的心理难以理解，但是凭自己的一番口舌，就将一个人送上了断头台，这的确是一次惊心动魄的体验呀！三郎望着被绳索捆绑着拉下去的被告的背影，默想自己大概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今天这件事的。

在宽敞的走廊里，三郎没有看到恭子。即使是已订婚的情侣，在法院里肩并肩地走，对于一位检察官来说，也是不允许的呀！

不过，他俩已经约好共用午餐的地点和时间。有乐町或银座。离日比谷法院不远，环境僻静，不引人注意，去这些地方

---

① 竞轮：(赌博性的) 自行车赛。——译者注

可以一起度过一段自由自在的快乐时光。

三郎夹着文件袋，从七层乘电梯下楼。到五层时，看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起走进电梯。那个男人是恭子的父亲龙田慎作律师。

“响？是先生您！今天您是来听……”

“原来是检察官先生，好久不见了。”

虽然不久之后，两人将是翁婿关系，可是当着电梯服务员和乘客的面，还不免要拘于形式地进行寒暄。

也许这是检察官和律师的社会第二习性吧！譬如过去一位曾当过雾岛的上司的律师，一直叫他“雾岛君”。但在雾岛当了检察官之后，这位律师马上改口称他“检察官先生”，而且连眼神里充满讨好。这使三郎感到不自在。三郎不禁喟叹：人竟然因处境不同而变得如此之快呀！

仅仅五年的检察官生活，三郎他磨练出了公私分明，善于使用两副面孔的性格。如今他自信至少在第三者面前，决不会让对方从自己的脸色上看出自己的内心感情。

从电梯下来走到一层走廊时，龙田慎作向周围望了一眼，放低声音问道：“恭子今天来没来听你对被告提出的刑罚呢？”

“来了。不过在此地不能一块儿走。她一直坐在旁听席里……我们约好一起去吃午饭，现在她大概在有乐町等我了！”

“噢，原来是这样啊。她说要请你吃饭，还从我这里要了一些钱去呢！”

“不过，我刚才要求对被告判以死刑，所以现在觉得似乎咽不下饭。”

“年轻哪！你……啊，不过，谁开始的时候好像都是这样。会习惯的。很快……在审判、法律等方面，就会习惯的。”

一位当了法律家将近三十年的五十六岁的律师，说出这些

话是很自然的。可是三郎却不以为然，有些抵触情绪。

整天埋头于深奥的法律论文、判例和八股式的案件记录里，接触到的人，除了法律家、警察官之外，就是罪犯。习惯于这种生活的人，其感情自然就不正常了。对于这个问题，就在最近，三郎和一位曾在研究所一起工作过的，现在也是检察官的朋友谈论了一个晚上。如果将来有一天，自己对于要求处以死刑也习以为常无动于衷，那自己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呢？的确，这种想法，现在是不能向未来的岳父讲出来的。

两个人从法院后门出来，向律师会馆和检察厅走去。还不到十二点，因此路上行人寥寥无几。

“恭子有一个奇怪的担心。她说以后你和我不可能在法庭上成为对手。她还说那时是决不偏袒父亲的。哈哈，对父亲还是以不谈自己的未婚夫为好。”

“尽管是翁婿，但作为律师和检察官，遇到这样的事也没办法。不过对您，我是抵挡不住的。我希望以后不要碰到这样的机会。”

“哈哈，我还不甘心败在年轻人手下。我甚至对女儿讲，即使和你对抗，那时我也要全力以赴，把你击败！因为法律界的人，对公私有别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噢……”

龙田律师停住脚步，望着右前方。

在他所属的第二律师会的会馆外石砌台阶前，站着一个女人。背向着这边，看不见她的脸。不过从她穿着时髦和服和善于打扮的样子看来，好像是一个女招待。

三郎一下就看出龙田律师是带着一种奇怪表情注视着这个女人的。当然，前来委托律师辩护的人千差万别，无论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来找律师都不足为奇，但是龙田律师的表情的确充满着疑惑和不安。

“那么，再见了！……这个星期天请一定到家里来一趟。商量一下媒人请谁和其他细节问题。不管怎样，要租妥黄道吉日用的婚礼场所”。

龙田律师一边说着，一边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女人，好像相当注意她。这个女人是谁？三郎没有问。

“那么，我一定去拜访。”

“好，再见！”

龙田心不在焉地举起右手和三郎道了别，径自朝女人那边走去。

三郎向左转弯，走进检察厅。

再也没有比这一层建筑更煞风景的了。办公室外的走廊连一个窗户也没有，宛如一条隧道。

“这条走廊大概是检察官生活的象征吧？左右两边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笔直地往前走。”这时，三郎想起在学生时代就以善于讽刺挖苦人而出名的一个当了新闻记者的朋友，在一次来访问自己时，这样说过。

和恭子约会的时间是十一点五十分，地点是有乐町的一家名叫“维斯塔利亚”的餐厅。因为今天对被告提出刑罚，是检察官一个人表演的舞台，所以不难掌握时间。

这家餐厅位于新建的九层“有光楼”的地下室内。当踩着猩红地毯走进摆设着北欧式器具的餐室时，三郎竟然有些畏缩不前了。

当然，这并非是由于这里的气氛，而是因为在这离东京地方检察厅咫尺之隔的场所，就要和未婚妻共用午餐，感到羞窘的缘故。

餐桌有多半还是空着的。恭子坐在角落里的热带鱼水槽旁，面前放着可口可乐的杯子。当她看到三郎进来肘，满面笑容地

站了起来。

“等久了吧?”

“不，是我来早了。你是一向准时的呀!”

三郎坐到椅子上，拿起了菜谱。虽然刚才龙田律师说恭子要请吃饭，但自己是不能让恭子破费的。

“吃什么好呢?”

“吃份饭吧!因是午餐，再说马上又要上班。不过，不喝点啤酒是很遗憾的啰!”

三郎订了一千日元的份饭。他想到平时自己在会议厅或是地方检察厅的地下食堂用饭都在一百日元以内时，觉得花一千日元可算是相当铺张讲究了。可检察官也是一个人呀!不管现在自己有没有食欲，在和未婚妻约会时，还是想亲身体验一下豪华的气氛。再说，自己也想早一分钟从刚才提出刑罚时给自己造成的沉闷心境中摆脱出来。

“刚才你真行!看来男人最了不起的是在岗位上全神贯注地去干自己的工作。”

“恭子，这么说你是不知道我内心多么难受呀!要求对被告判以死刑，我想，这在别人看来，自己好像是一个凶神恶煞哩!”

“不会这样的。不犯下恶极滔天的罪，是不能判处死刑的。既然规定有死刑这种刑罚，那么，适用这种刑罚的罪犯，在社会上终归是有的吧?”

大概由于是律师的女儿，在谈到这样的事时，还能讲出个条条道道来。虽然年龄不过二十四岁，而言谈给人的印象，却像三十岁似的。

三郎苦笑着，闭上眼睛，回顾自己的恋爱史。

在东京大学学习期间，他通过了司法官考试，因而来提亲

的人，多到他难以一一拒绝的程度。那些家有正值婚龄女儿的法律家们，大都想在集中于司法研究所的青年中物色一个有作为的乘龙快婿，因此来提亲的八九成都是这些法律家。

然而雾岛三郎却爱上了与法律界完全不同的另一业界“大车物产”公司常务董事的女儿安藤澄子。

可是，他们的恋爱在最后阶段却告吹了。他们已经订了婚，委托了媒人，预订了婚礼场所。就在临近举行婚礼前一个月，澄子突然离开了家，原来她又有了别的情人。

为了收拾事态，安藤家单方面似乎尽了最大努力，无奈一个女人一旦横下这条心，是不易动摇的。

澄子的父母只好两手扶膝，流着眼泪向三郎再三表示道歉。对他们，三郎无法动怒。但这次失恋给他年轻的心灵刻下一道深深的伤痕。他觉得女人不可相信了。

从研究所毕业不久，许多朋友都结了婚。三郎只身往仙台赴任，在部里度过了两年的时光。

后来，他回到东京地方检察厅，继续他那住公寓的独身生活。就在今年由独身法律家和法律家的女儿们所组织的“本芽会”的一个酒会上，他认识了恭子，并深深地爱上了她。

恭子是一个漂亮而又刚强的姑娘，和澄子相比，两个人都如花似玉。澄子是长脸，好像带有阴影；恭子是丰腴的圆脸，可能是环境好，性格开朗活泼。她一开始就对三郎怀有好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爱情日益笃厚。

三郎的双亲和他与之商量的上司检察官们，全都无条件地赞成这门婚事，于是就像刚才龙田慎作所说的，现已进入正式委托媒人和决定婚礼日期的阶段了。

“喂，三郎，您在想什么？是刚才被告的事吗？”

“不是。”被恭子一问，三郎抬起了头。

“您不是保证过和我一起时不考虑工作的事吗？”

一郎苦笑着。他不能告诉她刚刚在想曾和自己订过婚，可是后来又分了手的一个女人的事。

“昨天我遇到一个朋友，告诉他我今天和您约会的事。他长叹一声道：‘在有乐町约会，像诗句一样，多么富有浪漫色彩哟！’”

“我们是从法院出来顺路到这里的，并非追求什么浪漫。可是有一位在研究所任教官的高年级的检察官喝酒之后曾这样唱道：‘我和你的心里话，到检察厅去说吧！’而我则希望你不要到检察厅来，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厌烦的地方呀！”

“是呀！因为法庭是公审部检察官的工作岗位。”

恭子微笑道。她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迷离神往的光辉，好像看了一出激动人心的戏剧后，还没有从陶醉中清醒过来。

“是，是。刚才在法院遇到你父亲了。他说这个星期天要订下婚礼日期什么的。”

“是吗？……那么，父亲也去法庭了？”

可能感到害羞，恭子略微低下头，岔开了话题。

汤端上来了。恭子安详地抬起了头。突然，她那压抑不住的高兴神情，消失了，她那因感到难为情而微泛红晕的脸，一下子像充了血似的红涨起来。

“怎么回事？”

一郎扭过头往后看。就在这时，门外走进一个看样子有二十八、九岁的男人来。

当然一看就知道是到这里吃饭的人。他穿着整洁的西服，但脸色发青，眼睛像蛇的眼睛似地炯炯发亮。显然他是注意到一郎和恭子而凝视着这边的。大概是看到了一郎的目光，这个人便顺势坐到旁边桌子的椅子上，拿起了菜谱，可是仍然不时

将目光向这边扫来。

“是熟人吗？”

“是我哥哥的朋友。”

恭子低声回答。

## 第二章 不祥的使者

这样的人，为什么突然出现在此时此地呢？

看到须藤俊吉，恭子不禁有些害怕地这样想着。刚刚陶醉在蔷薇色美梦中的心田，一下吹进来一股冷风。她想，须藤出现在这里也许是偶然的，但心中顿时又产生了一种预感：这是不是自己结婚的不祥之兆呢？

须藤坐在对面的桌子旁边，将菜谱放下，盯着这边，嘴角浮现出一种恶意和轻蔑的冷笑。

——难道能喜欢上这样的人吗？

耳边似乎有一个声音对恭子这样说。

“他是谁？是评论家吗？”

三郎放低了声音这样问道。恭子终于恢复了平静。

“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子弟。究竟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哥哥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可能是受这些人的影响吧！……”

“你是不是说得过分了？”

三郎稍稍扭过身来说。可是恭子觉得自己的话并不夸张。

恭子的哥哥慎一郎是一个典型的放荡不羁的浪子。如果说一个律师的子弟，却讨厌法律家所干的行业，这在社会上还不

算什么稀奇的话，可慎一郎的爱好文学的青年所具有的性格，却与其父大相径庭，格格不入。

他开始产生反抗意识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违拗父亲要他考法学系的愿望而进入文学系，于是父子间的争吵就更加激烈了。

大学毕业后，他离开了家住进公寓里。他虽自称是评论家，可恭子却从未看到过他署名发表的文章。他没有固定的职业，随便胡乱写些杂文，好像也能勉强维持生活。

有一次，母亲园子叹了一口气说：

“哪怕你只写出一本像样的节来，大概你父亲也就把气压下去了。”

母亲说这话时，恭子也在。当时哥哥的反驳是相当粗暴的：

“话虽这样说，可父亲还不是暗中被人称之为‘缺德律师’吗？要是老子稍微好一点，我做儿子的，一定会很尊敬他的。”

当时母亲显露出悲痛已极的神情，使恭子毕坐难忘。母亲性格是很刚强的，平时遇到一些什么事，脸色从不会变，可是这一回儿子的粗暴语言把她气得脸色发青，全身痉挛，连斥责他也无力了，哇地哭起来了。

“哥哥！你也太不像话了。”恭子不得不责备起慎一郎来。

“再过一段时间，你会知道我说的话是没错的！”慎一郎大声地说。恭子觉得没有比这时候更憎恨哥哥了。

在这样的哥哥的朋友当中，恭子最讨厌的莫过于这个须藤俊吉了。他是一个地主的儿子。他在东京都的许多地方，现在还拥有大片土地和几处公寓楼房。这些方面的收入，足够他奢侈放荡挥霍之用。每当他那冷酷而令人讨厌的目光射向恭子时，都使恭子感到一阵恶心。

慎一郎大学毕业的时候，须藤曾托人向恭子求婚。父母摇